



舜水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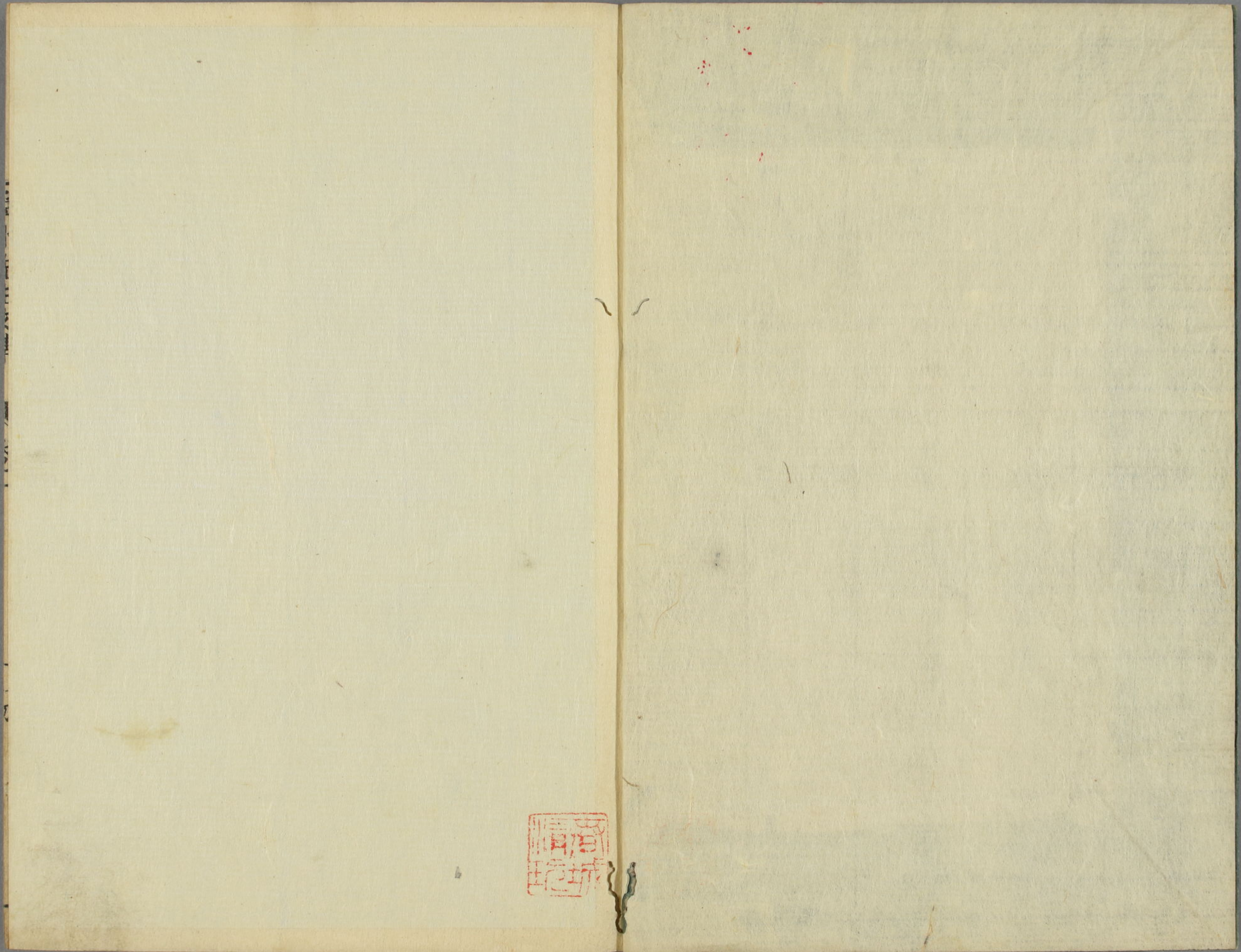
書 奏疏 賦

一

和装本

特別  
ハ20  
268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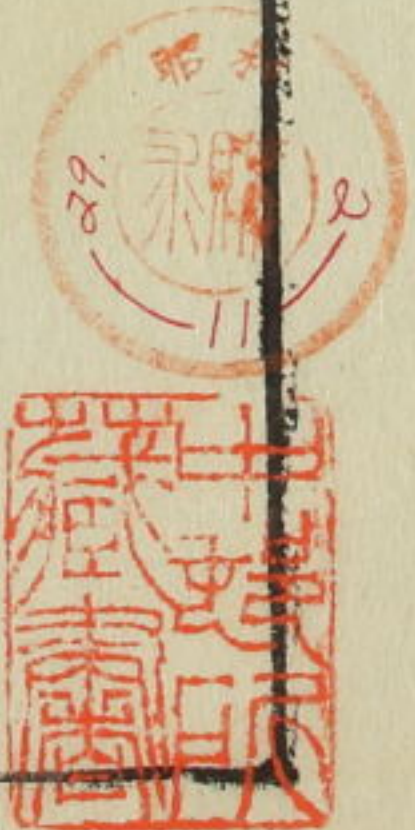




20  
268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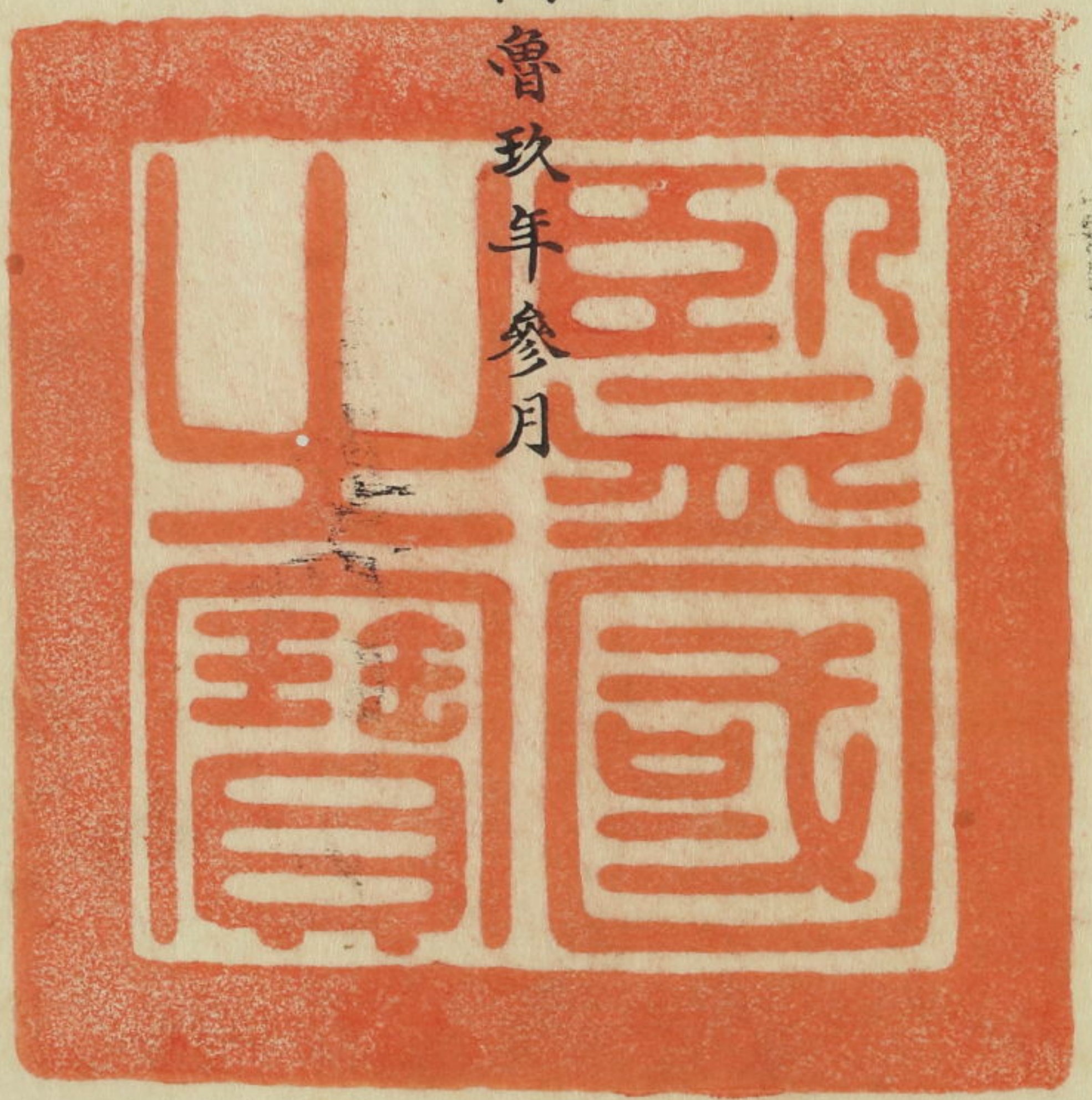
監國魯王敕

監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  
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  
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為。明聖賢大道者。  
當盡回天衡命之志。若愬然遠去。天下  
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綫脉猶  
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  
興局面。應遠過于晉宋。且今陝蜀黔楚。



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推。尚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俟。茲特崇敕。召爾。可即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他邦。欽哉。特敕。

監國魯玖年參月



日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一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因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奏疏

上永曆皇帝辭孝廉奏疏

伏以鹿鳴有詠。承筐用錫。於周行。鶉味不濡。稱服貽譏於之子。祈重旁求之典。帝隆光復之勳。臣之瑜誠惶誠恐。誓首頓首。上言。竊惟處士戒乎懷寶。誼主職在興賢。臣靡奏略於

灌鄴旅成匡夏。昏說涉川而舟楫。奮伐勝商。孝友侯在中樞。武夫爲憲萬國。鄴侯位居第一。汗馬非功。忠武績在分三。運牛多術。房杜洵開國之彥。宜鄴亦興復之才。自非其人。何取輕畀。茲蓋伏遇主上。知勇天錫。文武學成。挺出孔子之鄉。駐蹕宋高之上。宋高宗嘗駐蹕鄴。改爲昌縣。拊髀頗牧。熊羆未覩如雲。側席賢豪。邁軸猶艱就日。是豈印劄而莫予。抑緣竿濫而多鶻。臣之瑜才。慚折線志。慕請纓祖父恩。叨

一品。必無臣虜之子。古農商業已三遷。豈猶康濟之英。臥榻起戈矛。知人之哲見矣。扣舷決生死。制勝之奇罔焉。止夢渡河而呼。捐糜應爾。未痛黃龍之飲。視息徒然。即使虜髮自全。寧遂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喪三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潔已不廉。移忠非孝。闕在按臣。思濊風厲。非私桃李於公門。在主上念切匡時。當彙茅茹於上國。顧小臣尚無辭恩

之例。何況書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文。敢承  
巨典。伏願收回成命。別簡賢能。闕 顓俊尊上  
帝。闕 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於故國。恢宏志  
氣。毋灑泣於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封原旨。隨表繳進。且聞。

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二首

又見安南  
供役紀事

○賦

堅確賦

文見安南  
供役紀事

遊後樂園賦 并序

水戶侯宰相公。且苑中櫻花盛開。集史館  
諸臣。且賞之。因特使相招。況前已夙戒。余  
即時適往。先後諸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  
留連無已。執事近臣。親司飲饌。亭臺邸閣。  
在在供張。辟公而崇折節。高貴而慮下人。  
事皆出於誠然。意不尚乎虛飾。吾未見其  
有至於斯者也。惜也。瑜德薄學荒。涓人馬  
骨耳。使真得賢人而用之。其德業所至。必  
當輝煌千古。豈徒令遊覽者有感於斯文。

賦曰。

己酉春三月十九日。櫻花燦發。繁麗偏反。萬卉咸奮。敷糾綠。日乘暄。上公乃召儒臣。日燕樂。特開邸第之芳園。余日異邦。樗朽倚蒹葭。於平樹之藩。轉落英之曲逕。經臥波之長橋。爭妍競艷。目炫心招。輯羣櫻。日作迴廊。蹀躞芬芳。聯數里。結蟠藤而成厦屋。旖旎組紉。列三千。縈迴鳥道。瞥見平田。羊腸屈曲。足音蹙然。一叟出若耶之谷。千人阻關隘之前。目欲

暇於應接。後者擁而推遷。卉木之叢。淵澄之

際。有飄

一亭兀然。名曰團飄。草覆者為草團飄。

如掌中。置古驂

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

深念。沉思自得。未見推敵。一丘一壑。此子宜

置是中。吾聞山中舊祠。秦伯夷齊。龍門日冠

世家列傳。元侯之志也。吾未得過。而禮焉。於

心不能無歉。歉矣。于是暫休。召伯之堂。容與

蘇公之陂。涉平沙。聽飛淩。憇危石。觀曲泗。手

弄流泉。鬚眉昭澈。掬日漱齒。清冷如雪。解冠



濯纓。瑩然淨潔。窈窕方來。驚弦已往。晝不停  
流。夜亦不爽。兀焉震慄。使我懍懍。感聖人於  
川上。汨英雄於逝波。苟混混而如是。嗟淪胥  
兮。幾何。於是盤磴道。臨幽壑。度鵲橋。登飛閣。  
攀拂帽之垂條。躡微苔而履錯。豁然改觀。意  
氣軒軒。飛雙鳥歟。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  
響答。下瞰千門。其爲樂也融融。豈復有加於  
此者哉。既而俯憑檐際。幡爾驚疑。吾聞君子  
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

乃瞻衡宇。越郊圻。歷町疇。啓柴扉。出沒樵風  
之徑。長蟠釣月之磯。髣髴甲家之樂矣。登其  
堂。砥砭尋常亘道。珎珉陸離鋪茵。五色成文  
而不亂。小大品第。呂均勻。則闕賓翬。璣璣  
奪目矣。甃池如帶。琢石爲杓。一清開鏡。雲霞  
昭焯。吾低徊久之。歎曰。余覽天下之名園。多  
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富  
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枯。  
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高

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瀟灑。小橋仄徑。紆迴容冶。則未有若斯之勝者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或進之曰。審如是則吾君優焉游焉。匪朝伊夕。息亭樹而休焉。魚在于沼。鶴鳴九臯。樂其樂而忘其憂焉。聊曰卒歲亦又何求焉。余應之曰。吾子殆未之知也。大夫無夙退之委蛇。則君侯無燕寢之暇逸。燕寢且不得退息。況得逍遙杖屨。遂歌飄風乎。因摘前賢之句。輯合而

詠之曰。園欲涉。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奏南風乎几席。來爽氣于西山。虞萬幾之叢脞。爭得效十畝之閑閑。少焉羅珍饌。錯水陸畢陳。桂液瓊漿。愈出愈醇。既溫溫。日有禮。復命戒。日諄諄。飛兕觥于桑扈。進旅酬而鱗鱗。頽然竟醉。起坐申申。舟子艤船。橋畔扶掖。而登睇。望丹丘。溯洄三匝。曰。余吳人也。我歌子和。戲唱吳歎。日相謔。可乎。僉曰可哉。因爲棹歌行。曰。泉源漚漚。桂楫松梓。水安流兮。橈擢輕揉。

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水而作之舟。堯與禹  
 憂勞天下。到于今。到于今。載明德也。悠悠舟  
 中之人。撫掌大笑。遙指疊嶽。謂是人為。又為  
 之歌曰。天作高山。人之力。可呂擬之。已百已  
 千。維其喜之。巍巍其有成功。夫誰止之。已而  
 日在高舂。上林丞尉。嗇夫。倉皇前導。欲窮一  
 園之槩。甚者。欲秉燭夜遊。余酒力不勝。舉足  
 蹢躅。雅欲盡園林而一覽。特慮夫進退之迫  
 遭。

○書一

代安南國王書

文見安南  
供役紀事

致張定西侯書

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山被陷。藩臺奉主上  
 阻於外宮。眷及闔府俱自焚。可勝驚悼。太夫  
 人惠哲著聞。耄耄之年。罹此奇厄。真足大痛。  
 猶幸藩臺及將吏俱無恙。國恥家讎。正可竭  
 力。呂圖報雪。逢人問訊。直至今。今年四月。於交  
 趾。略聞動定。即欲附廈門黃紫官船來奉慰。

適為劇病所困。又聞國姓藩臺。師行無定。誠恐謁見無時。病軀委頓。故仍歸日本。今楊監副力違羣議。叩謁軍前。奈瑜彼中受人所托。不終其事。而棄去之。不祥。侵然諾不信。中懷快悵耳。大約明年夏。從交趾。覓便船過候。此時奉色笑於吳會。方快夙心。王完老五年起義。無限艱難。昨秋被難。臨刑慷慨激烈。有志之士聞之。無不痛心揮涕。已遣小兒訪其家眷。著落尚無回報。瑜飄零異國。為江陳所負。

止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為藩臺獻者。培植數年。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且得士為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讜論。為藩臺所敬而事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言嘉猷日進。且此收桑榆之效。不遠也。若止占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美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惟留意而裁擇之。

今按。張定西侯。不知為何人。嘗得安東守約所藏張名振書考之。所謂闔府俱

自焚等語。全相符合。故知定西侯為張名振。而明末方面一將也。今附其書于此。日備考索。

別後狡虜窺關。三路並過。不意蕩陰呂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佞直指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為所破。不佞闔門自焚。而全城被僇矣。奈敗軍之餘。尚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眷顧慇懃。迫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昨十一

月內。楊月恒至營。方知台兄的耗。不勝欣慰。又辱佳惠。遠懷更感高誼。謝謝鄙懷。縷縷不盡。頓首。

通家侍生張名振拜

與陳遵之書

往時弟與兄數日不晤。對便胸中作惡。今乃見。世事遷變。遂致分處各天。冉冉歲月。總無音耗。孤踪獨處。何日為情。己亥春。咸兒至。纔聞動定。知兄悅豫安好。門闌亨泰。尊嫂亦康

健無恙。令愛玉伶俐。足目悅親。稍慰濶懷。兄性安舒和厚。其得上壽者理也。嫂氏如此弱質。如此重病。乃亦至今安寧。此誠喜出望外。十餘年來。在交趾時。已知小女柔端。故於七月十四日。然此書之到。已遲數年。書尾不載年月。未知其終於何年也。小女性剛決。身佩利器者多年。日夜不離。弟素憂之。嫂氏亦素憂之。今未知其死之故。但聞嫂氏與令愛哭泣無度。又聞兄家祭畢。次日別設祭筵。爲位。

陳設裳衣。嫂氏酌酒痛哭。令愛哭之甚哀。誠感嫂氏過愛此女。吾女明德淑順。動合矩度。不獨鄉邦稱之。即瑛嘉兄之主。自命一世。人豪。且於綱常倫紀之間。不甚關切。亦深爲歎服。曰。非此父不生此女。弟寧不痛之。且亂離日來。諸家祭典隳廢。弟豈不欲嫂氏數數而祀之。則吾女可曰無餒。但異姓之女。而專祭於陳氏之門。恐於禮不合。惟兄酌之。乞兄將其死之年與月日時示知。并將其死之故寄

我辛丑年煩許疑之寄書內言此事未知其沈浮也。吾女舉世無與比。又弟所鍾愛豈致疑於骨肉之間。弟今當爲文日祭之。但恐一時少有差違。而弟直言其生平。便有譽兒之失。此文一出。雖無媿於人之耳目。而有媿於天地。故寧遲之一二年。必待兄與我子姪之書至。而後成之。而後爲位而哭之也。千萬千萬。咸兒即於此年六月十七日患傷寒五日而熱除。弟禁其飲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

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後生強旺。必不能堪。此時賓客如雲。必要求見弟。出見客。而竊日稀粥舖之。是夕即復熱喘急。一夜而亡。此子惑於邪言。日口腹而喪其身。固不足惜。特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俜孤苦耳。寄柩他山。未知存毀。叔公處何如。叔婆安好否。弟不能盡分毫情禮於心。歉然。彼時候四舅不至。故致此太欠缺也。元實兄。斗東弟。近狀何似。欲如往時歡聚。復可得耶。

姚親家近況必佳。兄曾產育佳兒否。共有幾子。幾女。兄家本不甚饒。祇以伯母勤力所致。遷革之後。不致銷落否。諸家祈兄乘機一問之。彼此耆耄之年。不能少有寄將。而但空口問訊。誠媿於歎然情之所至。自不能已也。令甥必佳。招官老成來。與前應不同。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

共說。曰為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為當今之至親尊屬。封建大國。列為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拂。古今罕有。弟處賓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廩餼。濫用為媿。上公讓國一事。為之而泯然無迹。真大手段。舊稱泰伯夷齊為至德。然為之而有其迹。尚未是敵乎。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



致雍熙之理。世子亦能仰體尊意。近更婉曲  
綢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  
逃之如沒溺。豈今墓木已拱。乃思立功異域。  
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  
成也。此書與兄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閑暇之  
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  
見之期。徒虛想耳。儻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  
預先點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  
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

者又次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爲愈  
俟。明年有便當爲之計也。先父母墳墓事。在  
小兒書中。幸祈閱之。茲不能盡種種。均附來  
友口道來。友頗信真實。不必過於驚疑。中懷  
無限。不能盡悉。心炤而已。

與男大成書

我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  
父子相會也。總不必日家事亂我心緒。我家  
必無喜事。即有凶危。豈能相卹。故絕之耳。我

豈非入情哉。辛丑年曾寄一書於二郎。汝或聞之。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遷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或不合。臨時任汝酌議。我父故多年。恐骨殖俱朽。但作棺衾。掬取壙中之心。實於棺中而葬之。粗了人子之心。古人有書木板葬之者。亦此意也。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且待也。我高曾祖墳墓近城。而材木美大。必被殘毀。然無可如何已。汝妹之柩亦

須搬回葬汝母之側。此等事。汝今日做不來。但須先作此經張。漸次寄汝爲之。恐不言而死。死。不瞑目也。己亥年。有楊姓趙姓鄉親。索家書。我恐爲汝累。故不允。并不言汝行止。告之後。其人復來。言汝家中事甚詳。且言我孫甚多。是日孫女出嫁。未知果是幾孫。汝館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爲汝助也。歡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汝伯父尚健。飯否。汝諸兄何如。我且兄弟

責善。又曰滿朝上疏彈劾。網羅密布。立刻擒拏。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作別。至今悔恨無已。我兄弟一生如何友愛。而乃有此事。往年日戀戀汝伯父。故一步不離。是日不至失所。雖我不動於名利。而篤於兄弟。然亦皇天之所曰默祐孝弟也。不然十六年名節。一旦煙銷霧滅矣。汝諸伯及諸兄。可爲我一致問親家。近況佳勝。宗中叔伯兄弟子姪。無有不愛我者。但須擇其人之謹慎知事者。

爲我一通候問。近多病不能詳盡。多在十七叔書中。我遭家多難。汝當冠時。未曾冠。汝字汝。今汝有子有孫。而名之。非禮也。欲作一字寄汝。又有不可。蓋汝之有字舊矣。今作一字遺汝。欲遵父則不便於俗。欲從俗則違父命。故不可也。可將汝字寫來。曰便已後寄書也。可將我高曾祖考生卒年月日時詳悉寫來。我既居於此。當舉祭祀也。

與諸孫男書

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尚不得知。況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箸里堰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蠶鹽疎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汝伯祖官至開府。今日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人。宗戚過我門者。必指曰。示人曰。此清官家。曰為嗤笑。非讚美之也。豈但我今日獨薄於

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憊不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曰為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來。留曰。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曰上即可。汝輩既貧窘。能閉戶讀書。為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為耳。古人版築魚鹽。不虧

志節。況彼在安平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爲京兆尹。見其子。面貌蠹惡。毛髮焦枯。對僚屬。便黯然削聲。我則不然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嫻雅。我亦不爲孫。凡事但稟命十七叔公。同汝外祖而行。亦須各討一親筆書。曰爲驗。勿謂我無書。遂不答也。十七叔公及汝外祖姚親翁。

皆盛德君子。敦重溫和。理當有壽。十七叔婆無恙爲慰。爲汝姑娘數年痛傷。哭泣不已。恐或自此致疾。不可知。十七叔公今年七十四。汝外祖與我同年生。若得回籍。敘述興亡。足爲一樂。未知有此日否。祖宗墳墓託汝亦力不能及。來時須往汝姑娘殯前辭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所不之。或自隨來也。十七叔公書略則不可。詳則恐爲渠家累。故不爲也。即以此書送看。汝來時須得二

人跟來。我家舊僕。老者凋零。壯者星散。阿鐘。大招。小招。雖最小。亦將六十。隨行亦自無用。且亦不知在否。聞汝表姑哭汝姑娘。每祭必致哀慟。數歲何能如此。今適誰氏。伯祖尚存否。汝從伯幾人。平安。往年呼汝二伯。此書曾到否。今來亦不能見矣。姚親翁家不待訪問。自然知悉。馬渚陳四太叔。婆尚健否。惟庶出一子。今何如。西門南城下。鄰元實一家。此我自幼同窻。其東隣斗東叔公。元實長我一歲。

斗東少吾一歲。亦同窻。俱無恙否。東門成我葉年伯。諱大受者。其家無恙否。大約住黃山橋園中三畝田頭。恕銘先生諱錦者。其家無恙否。其餘欲問者頗多。但汝來不宜昭彰。止問此數家最相切者而已。外閣部陳木叔老師。諱函輝。原名煒。台州臨海人。乃我本房座師。與我最相契。今有子孫否。子孫何如。住寧海亦不可知。禮部尚書吳巒。穉老師。諱鐘巒。常州武進人。此我恩貢座師也。我貢劄為開

國來第一。乃吳老師筆也。今其子孫何如。吏部侍郎朱聞遠老師諱永佑松江華亭人。其子望侯今何如。我欲携其幼子某官來。老師見識不明而止。留得一人。斯幸已。已上三家。汝不能親往。須汝兄弟一人特去。或不能及。待汝行後。問得的確。寄書亦可。常州五六月。程台州三四日。若至松江。順便問閣部張鯤淵家何如。鯤老諱肯堂松江華亭人。欲與我相親。我三次拒絕之。是日與我極不相好。然

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其子張奎大無恙否。住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北。胡鍾有家何如。令尊號慰餘尚健否。住壽星橋下塘。即張塔橋東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舊年有一盧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

與孫男毓仁書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

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各具呈。懇留累次。俱不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貳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着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腴。則魚鱸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

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鏞。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答魏九使書



遠惠書問足初厚誼二千道里。崑伴跋涉良非易事。風波目前進退無門等語。一言一淚。來年事成必住長崎甚為長筭。至於識時務。曉南京話一人弟與之往復議論。尚其可查。台論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真歷練世故之言。但謂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為計固已疎矣。此親翁自為耳。絕不為弟計慮也。弟與親翁同住長崎者五年。相去區區數武。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忘貪富申握手之款密。



一旦舉秦人越人而責且葭葦姻婭朋友之誼。謂為不棄管蒯無乃言之而過乎。留住唐人既數十年。未有之典。而近日功令更加嚴切。欲留一人比之登龍虎之榜。占甲乙之科。其難十倍。而親翁視之藐如也。無異俯拾地芥。宰相上公如此。欸誠待弟長崎所聞者。不過什佰中之一二耳。弟恐且一言欺之耶。況弟平生無一言欺人。也。萬一弟力所能為。尚當審量交遊。有敬愛者。有親密者。或略有往

還識知其為人者。其事先定而後得。徐議親翁之去就。若忘素交。而遽爲親翁。緩頰親翁。雖得之。亦應且憎矣。萬一大槩得留。亦必不獨置親翁於風波中也。施恩不望報。乃君子之義。然救人而從井。亦仁人所汲疾。幸勿訝其唐突。來金五兩。藉手附壁。弟本不啓封。特恐長途差誤。故令來伴自啓之耳。或有晤期。統容面悉。揮冗率復。不能詳婉。惟希崇炤。

與釋獨立書二首

不佞於人一字不肯輕與。吏部左侍郎朱聞老。老師也。止稱殉難。戊戌年。聞其死時。依回本年八月。遂削其配享。及今細問。無此事。而後復之。禮部尚書吳霞。老師也。自經於學宮。止稱殉節。惟於王完老。私謚之曰忠烈。稱曰知友。不佞自稱亦曰知友。可知也。若猶之庸人。不佞豈肯一字假借之哉。三教平心論。其學亦博。機亦敏。舌亦利。目弟愚闇之。未必出於贗作。贗作者無此才。無此識。設使有此。

才識又必不肯寄人籬落必自開壁壘與人  
旗鼓相當即曰曰儒攻儒如曰夷攻夷之法  
是又不然久矣儒教凌遲釋教橫肆既已援  
儒而入於墨又何必推墨而附於儒今日即  
使更有昌黎數輩恐亦難障東之之百川其  
曰靜齋學士者不必撰文之時自為標置明  
乎後日緇流之所增飾晚世偽儒多有自攻  
其所親所宗曰為進身之階如梁山泊殺人  
劫貨曰充投名狀者既有投名則勢不可退

轉故須下此毒手耳神光間亦有之今按神光宗  
光宗萬曆泰昌二主也嘗有論劾一朝望極口詆襲曰  
代羔雁蓋病狂喪心無所不至乃責曰天理  
羞惡待之過已劉謚言偽而辨記醜而博潤  
非而澤行僻而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鴻  
論滾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  
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徇當為儒釋立一標  
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尚函藏石室今日誠  
不可懸之國門昌黎三獨座有味乎其言之

也。何如少俟數年。和尚道成名立。此時出。示人。則建瓴於高屋。而下令於流水。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爲愈。和尚且爲然否。原稿并劉本奉璧希炤存。

一

前夏路出豐前。相去山中咫尺。和尚不能親來面訣。反引結夏爲辭。不能無憾。憾和尚不能率真。多所做作也。健翁昧於事理。不能自立。不得不隨人脚跟。和尚必能知其非。乃反

據兒童語爲遮飾耶。揆之情理。必不能安然。事已往矣。言之何補。近者崎人來問。知和尚及健翁步履如飛。飲啖如故。此大好事。去年人謂尚在巖國者。妄也。長崎往來人甚多。聞問皆不易。始信別時易。見時難也。此間有一諸侯。欲延和尚來。此必不寂寞。但彼且二事相要。託居間者來議。弟意和尚必難允。從故不輕諾。昨日又復來言。萬一可允。晤期應自不遠。則往日之潑懟。又倍多。此一事矣。

笑笑。俟書來。當曰。此二事奉聞。和尚即來。健翁必不肯行。欲覓一通事。甚難。不必求其佳。止要一語言誠實者。已自不可得矣。和尚雖與弟不同。然舊年新例。能唐言者。盡爲船主。小通。每年可得百金。而父母妻子厮守。人誰肯舍之。而涉遠道。故知其不可得也。東武戶口百萬。而名爲儒者。僅七八十人。加曰婦女。則二萬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八十人中。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妬忌。互

相標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曰。此闢佛是。曰。蚊撼山也。上公相遇。禮意勤拳。雖魏文侯之於子夏。不是過也。今年五月。呂來。更加十倍。事物細微。雖一匙一筋。亦必親自經心。恐文侯之誠懇。不能至此。諸卿大夫。亦能仰體盛心。更加慇懃。始知姦人彌天布網。枉自作孽。枉自勞心也。意長楮短。病後體弱。不次。惟希鑒原。外具綿細壹匹。將意莞納。是幸。

答釋獨立書

昨暮得手書。因病甚。將就枕頭。目眩暈。未得  
即答。爲罪。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  
濟最爲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  
極多。惟弟最爲艱難。最爲堅忍。而尚兢兢於  
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辱困苦。分所宜  
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爲頭陀。誠權宜  
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爲和尚也。今日普  
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侶。

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  
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  
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晌不復。而和尚  
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  
可慮者。翰教之所及。尚未能什一也。尊札懇  
懇言之。或有他人。曰。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  
想。都不及此。所面達云云。弟即時力言不可。  
別後再見。坐談極久。弟並不及一字。和尚果  
何所聞。相愛籌量之情。感戢無窮矣。秋冬出

關告歸大是美事。中國大叢林儘多名勝不  
少飛錫所及亦不限定南海若必欲證修潮  
音亦庶無維蜀之分。弟後得歸耕隴畝當作  
一方外之交不盡縷縷統容晤罄。

答釋斷崖元初書

歸讀翰教知昨日兩過敝止失迂為歉僕且  
中國喪亂往來逋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  
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麈茹藿  
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

非為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道榛蕪之日  
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且僕之荒鄙  
而欲倡明絕學猶且管蒯之朽索繫萬鈞之  
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  
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且閉門掃跡意自可知  
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敝耳聾不得肯綮何  
足復道彼且削髮披緇者為僧峩冠廣袞者  
為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  
七乃在儒者咕嗶剽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

爲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曰。儒攻佛。遂使佛者。據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爲徒爾紛紛哉。來教反求於身。極懇摯。極簡當。妙妙。孟夫子非時非位。直欲。曰。口舌挽回天下。安在其辭。而闢之廓如也。

答釋月舟書

自別芝顏。倏忽間已七載矣。光陰之速。乃爾。每念癸卯年火災酷烈。舉全崎而焦土。此時

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清規。和尚不。曰。爲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爲尊禮。況平日對門而居。兩年未。曾識面者乎。午夜挑燈。烹茶酌酒。欸欸隆情。至今時在心目。每欲修候。又。曰。道教殊方。恐犯昌黎之誚。把筆而止者數四。近乃慨然自悟。此特魯男子事耳。昔與健老人朝夕起居者十年。彼亦時。曰。其道誘我。此時僕甚貧困。終不爲彼所移心。既灼知是非。雖褰裳涉津。亦復何害。且又未必至此。況略人



之情忌人之惠。且潔一己。是豈君子之道乎。折簡相通。禮自宜然。外具總絹壹端。縑布壹端。引意惟冀晒存。禪林寺三林長老。近況何侶。亦欲且微物寄候。而高岡兄且行李煩重。辭之故不及致書。幸為道意。

與劉宜義書

弟拙劣之性。與人不少。曲舉凡世情親熟。口角寒暄。人人之所易能者。乃獨一無所能視世之圓活者。如走盤之珠。而弟四角匾方。非

手移之。必不能動。真可自笑也。老兄獨能違羣情而錯愛。不幾昌歎之好乎。晉人之能為青白眼者。見禮法之士。必加之。且白眼。老兄偏著且青眼。抑又奇矣。其他暗中調護。口頰解嘲。復費無限周折。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之謂矣。宰相上公學古。有獲溫恭執禮。日得之於傳聞。果能如此。或可庇其宇下。然惟久與。乃能見耳。時下禮貌頗優。足使蹇僻之士。自安其身。誠為意外之幸矣。儻別有所

聞惟望寄言教我。曰爲善後之圖。弟拙於處世。故披心胸。露肝膽。曰求之萬勿疑。弟之疑於直言也。弟同邑趙文伯。思念其二親。餞別之時。豈不知爲弟吉行。舉杯酌酒。泣涕如雨。聲嘶股栗。抑遏難止。人之至情。乃至於斯。若此。舟必無可爲者。弟不敢曰。邑子累老。兄若有二人之例。可援萬祈垂手引之。亦積德於冥冥也。弟之銜感與趙同之矣。不盡不盡。

答王師吉書

展讀翰教。真有再生之喜。前年弟力勸親翁。稍遲觀望。而親翁急於求富。攘臂先登。去後遂聞閩廣凶耗。滾懷危懼。內地大闕。而外船自投羅網。豈能安全。嗣後頻聞異同之言。益致憂疑。每每與高尾兵左衛門言此事。滾咎親翁好勇。八九月間。忽書中有三官字樣。而不言姓。心固疑之。歲終忽接手書。抵掌大笑。無端別得一益友。喜可知矣。雖資本虧損。然當曰身爲重。不可熊掌生魚。必求兼果。有此。

彼蒼亦不祐也。弟六月間行欲與諸親友一晤而不可得。諸事當備於兵左衛門家報中。更不復贅近者上公禮待日益隆重。今年正月呂來賜肩輿直入朝中。二月間弟下體患一腫毒上公親臨視疾事事周摯。使命餽遺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來視問。半月之間上卿有視聞八次者。方之於古。惟魏文侯之於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或者庶幾。今上公聰明仁武。遠過文侯。而弟樸樸推魯大媿。

此三賢矣。特恐黔驢技盡。為諸鄉親羞耳。上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為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另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携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其隨來之人不妨。日本衣易之亦不可。呂彼衣被體祈親翁與文伯兄商之。教之。

答四宮勘右衛門書

正月初五日。接足下來書。快極。雖中間有未

通暢處。而情意殷殷。溢於楮墨之外矣。去年  
盛夏遠送。往返跋涉。心甚不安。不佞有何功  
於足下。乃追送過於士行乎。不佞去冬十二  
月廿一日歸江戶。又聞足下有夏間到此之  
說。來此殊堪把臂。宰相上公相待之禮。足下  
已聞其畧。近日情日益厚。禮日益隆。而且真  
誠無矯飾。誠不易得也。所學淵宏。諸儒不能  
及。而仁明闡爽。真不世出之主也。足下須碑  
文。當叙令先尊事蹟。寄來不然。空空叙述。何

足爲重。中村玄貞心緒不定。去冬已辭歸。論  
之不明。留之不止。真令人不可解。悶絕。悶絕  
不佞。深媿何二使先見矣。不佞於二月初九  
日生腫毒。今月初五日方愈。故不能詳悉。俟  
後便詳寄也。

答大串次郎左衛門書

昨問極當。書到。且俗務酬酢。抵暮而歸。未能  
即答。今晨發函讀之。甚喜。足下已能見大意  
及此乎。果能及此。則與足下相與其成之易

也十倍於他人。然恐足下識力未必及此。若  
剽襲他人之言。則意先不誠。與大學中庸大  
相背戾。況乎經綸建立乎。古人於強梁之夫。  
負薪之子。亦勉令就學。豈不佞之有異耶。前  
所。曰不許足下者。曰足下有其志。而時與勢  
必不能也。儻浮慕聖賢之名。而實爲負販之  
行。候伺於船主賈客之門。虛恢於有無貴賤  
之際。明恣欺瞞。少圖利潤。則大辱此典籍矣。  
若竟棄此不務。則家無恒產。妻子不免於啼

饑號寒。治生爲急之。謂何所。曰不敢輕許耳。  
不然。不佞於寥寥寡和之日。豈不欲玉足下  
於成也。至於尚論古人之言。當更論其世。而  
可。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程子去孟子千四百餘年。世遠言湮。聖學亦  
既滅息矣。黃老莊列之書。虛無清靜之旨。爲  
禍於世者十四朝矣。曰及諸子百家蛙鳴紫  
色。棼然嘈雜。使人無所適從。然踈而遠。俚荒  
唐而易見。非其甚者也。其最烈者。無如彼釋

氏之言。如佛圖澄。鳩摩羅什。達磨。惠能。誌公。生公。之徒。遂能舉天下之人心。而搖之。高明者。昏愚者。貴者賤者。善者惡者。一鼓牢籠於其術中。慘亦甚矣。有宋偉人。如韓魏公。范希文。富鄭公。文潞公。功業聞望。炳耀人寰。而力未能除去。間亦有獵較其中者。歐陽文忠文章。爲一代宗土。然未嘗濩得於聖學。邵康節學行均優。出處可則。惜頗流於術數。蘇明允父子。學富才雋。或問呂。縱橫捭闔之說。或雜

呂佛釋高曠之談。其無可議者。惟濂溪先生一人。而程氏兩夫子宗師之。然文獻不足。無徵不信。後得古本大學於蠶叢榛莽之中。殘編斷簡之餘。足曰發明其志。溢喜之極。故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而使學者亟誦大學。非謂論孟後於大學。亦非謂論孟之義不如大學也。至於中庸。雖聖人傳授極致之言。大本大經。參天地。知化育。然亦子思子爲下學而作也。非

曰言性言天。下學必當後之也。然君子之教  
 人。譬如醫者之用藥。元氣無傷而止於虛弱。  
 則補之。邪氣侵凌。虛火炎上。則祛之。祛之瀉  
 之。即所曰補之也。若不知標本之治。而遽投  
 曰參芪附子。未有不害之者。已。蘇子曰。藥雖  
 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故進藥宜審其虛  
 實。寒熱燥濕輕重。未可執方。曰誤後人也。子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  
 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聞斯

行之者是也。則不宜曰。父兄在有。父兄在者  
 是也。則不宜曰。聞斯行之。何問同而答異耶。  
 急於四書。先於大學。是已。亦顧其所用。何如  
 耳。非謂緩四書。後大學也。至曰。棄此不務。他  
 說先焉。則不佞之所未解也。不佞今日未嘗  
 開門授徒。高自標榜。則不佞之為此。不綽綽  
 乎。即使開門授徒。庸詎不綽綽乎。玄貞之來。  
 屢辭之而不獲。至今尚未定名。誼又喜兵衛  
 在此。無事故。令習讀小學耳。小學者大學之

基本。即繇此而止。亦如期門孝經。何乃比之於釋老之虛無。躁進之功利事。親從兄與忠君理民之業。顧與大學有異乎。又何呂得罪於聖人之門也。小學而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則舉凡天下之書。皆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者矣。不佞未嘗儼然臯比炫耀一世。而顧責備之如此哉。此非足下之言也。必有爲此說者。亦濶見足下之非誠矣。門生之稱。非可泛泛至若恩師之稱者。誼埒於父

子。人生無有二三。未可濫加於路人。已後幸勿復爲之。欲盡其說。而一時事冗。統容他日詳復。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